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二十五回 突厥稱臣降中國 木蘭舉酒論奇門

卻說尉遲元帥兵敗回營，心中思想：康和阿如此利害，此關何日得破？番邦何時可降？我等何日回見天子？思得一夜無眠。次日天明，即來軍機帳，與軍師商議。李靖道：「靖昨夜仰觀天象，見正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搖搖而墜，聲響如雷，此兆必應在康和阿身上。又見北方客星退位，我等當有凱旋之日。正西太白星收了光芒，必主干戈寧靜也。」遂教元帥如此如此而行。元帥大喜，即同軍師出營，相了玉門關地勢，傳令軍士抵關下寨，外作取關之勢。即令軍士於營中，暗開地道。又命軍士用大木造繫甲車五百乘，車上束草為人，頭帶鐵盔，內盛松油、獐腦等物，草人手執鎗棍，可搖可動，車下可藏二十多人。卻說康和阿在營中，見唐兵抵關下寨，料李靖必有奇謀。乃上表道：

唐兵逼關，勢不兩立。況彼得我國內之地三分有二，而番民樂附，其不可與爭一也。番將上強者死，次強者囚，弱者放回，以備屍位。其不可與爭二也。邇者狐妖媚主，擢為軍師，天為之怒，玉門險陷，其不可與爭三也。以一隅之地，敵王國之師，十年之間，臣鬚髮盡白，目茫齒落，心力竭盡，未獲一勝。蓋臣之智遜於李靖，番將之勇亞於朱、伍，其不可與爭四也。主上速與唐和，猶不失番邦之主。倘臣智慮未週，玉門有失，主上悔無及矣！臣膺重任，惟有一死，以謝主上。

突厥看罷，謂眾臣曰：「康和阿何怯也！玉門有失，都中所積，尚可敷十年之用。唐兵若到，孤與卿等背城一戰，亦未知鹿死誰手。即不幸而敗，退猶可守，再求救於諸虜，唐兵能保必勝耶？」蘇慶桂奏曰：「康帥所言，忠而且盡，萬全之計也，祈主上納之。」突厥不答。眾臣亦皆伏地奏曰：「願主上納二相之言，為子孫久遠之計。」突厥見群臣皆欲降唐，拂袖而入，憂形於色。雅丹娘娘問曰：「吾主何不豫之甚也？」突厥即以康和阿之表付之。娘娘看罷，謂突厥曰：「康和阿之言，順天應人，盡忠幹國之語，主上宜速行之。」突厥道：「孤此時方寸已亂，明日再議罷。」如是十日不出。蘇慶桂率群臣入內強奏曰：「社稷安危，在此一舉，主上奈何遲疑不決耶？」連請三日不出。雅丹娘娘出對眾官曰：「主上平日不服唐朝，今見諸臣共逼，方寸已亂，明日卿等進宮，孤與群臣面議。即出國寶遣使請降，料主上亦不能阻攔矣。」次日，眾臣入宮伏奏，言：「玉門關甚急，臣等共議降表，祈主上用國寶僉押。」娘娘即將國寶付慶桂曰：「國寶在此，煩卿齎表親到唐營，代主上一行。」蘇慶桂叩頭謝恩，率百官而出。突厥亦無可如何。

再說康和阿見唐兵連日攻城，不甚努力，料李靖必有陰謀，心甚不安。即於城中北靠山之處，立雲梯十餘丈，以窺唐營虛實。見正南中營兵卒紛紛進出，不解其故。晚間令康利巡城，沐浴焚香，步罡禮門，求示吉凶。是日正值甲申，康和阿禮門畢，見主星不明，恩星無光，仇星結彩。忽然一陣風來，將主燈撲息，康和阿大驚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隨隱几而臥。見主燈滅而復明，光大如輪，中有一神，儒冠道服，笑容可掬，謂康和阿曰：「元帥謹防甲申旬。」和阿驚覺，似夢非夢，似醒非醒，心中思道：「今日即甲申，神示甲申旬日，須要謹防，莫非旬日之內，吾命當絕矣？」忽又思道：「甲申旬中空午未，唐營中軍正在午未之地，莫非唐兵暗掘地道，來攻我城耶？」不等天明，即上雲梯審視。見唐營外面，新土纍纍，忙令軍士於城內午未之方，橫掘深坑，引北池之水以灌之。心中喜道：「前日主燈忽滅者，正為此也。今此計既破，吾復何憂？神佑我也。」又謂眾將曰：「吾心慈善，不肯妄殺一人。今日為主上江山，不得不然。吾有毒藥箭十萬餘枝，著人皮膚，不論深淺，登時即死。此箭吾不肯擅用。今主上執固不降，唐兵又抵關下寨，倘地道掘開，吾軍民玉石俱灰矣。彼既狠毒如此，吾又何必迂守古道哉！」遂分藥箭軍士等，傳令道：「如唐兵攻城，放箭射之。」眾軍士聽說藥箭如此利害，巴不得唐兵攻城，以試其效。次日，果然唐兵又來攻城，城上不做理會。及唐兵進城，城上亂箭如雨下，果然唐兵死者無數。因此，唐兵都知藥箭利害，連日不敢近關。

卻說李靖令軍士暗掘地道，不料開入城中，正遇水坑，被水沖來，淹死一千多人。坑中水闊，康和阿又命軍士取柴草填之，發火燒燃，其煙直透唐營而出。李靖大怒道：「康和阿識我玄機，令人可惡！」遂演《遁甲天書》，得龍遁之格。忙召眾將傳令曰：「吾少日受龍宮之戒，撫恤生靈，等閒一體。今康和阿死守此城，阻逆天兵，聖天子臨蒞中國，有撫夷不及之憂；爾士庶久戍北番，有式微不回之恨。特敕爾多士，次日五鼓攻城，期在必克。先進者賞，後退者誅。」眾將得令，各各回營，準備攻城。李靖又令焦文、焦武寫戰書數十道，射入城中。云：

明日吾兵攻城，不克不休。特諭城中百姓，各宜自愛，閉戶勿出。我兵進城，斷不傷害爾等。倘助兵鬥戰，玉石難分。特諭。

卻說李靖於三更時分，披髮仗劍，對北稽首，默想真武祖師模樣，以神交神，漸漸神合其體。然後步罡禮門，呼召六甲尊神、六丁玉女，密佈彤雲野霧。到五更時分，令軍士推繫甲車到城下，擂鼓大喊，城上軍士各執藥箭，祇望火光人喊之中而射，不料火光愈射愈發。康和阿見火光不滅，又是大霧迷天，祇叫軍士放箭。比及天色微明，火光息盡，番兵於大霧之中，認草人為真，益發放箭不休。到了辰巳之候，霧猶不散，番兵箭已放完。李靖令軍士各各取了車上之箭，然後將繫甲車堆起如山，卻將藥箭向城上射去，番兵中箭而死者，不計其數。李靖令軍士登車上城，此時人人爭功，個個向前。唐兵如蜂如蟻，番兵無路可逃，降者無數。康和阿父子欲出北關而逃。伍登與寶林追至。大叫曰：「吾奉軍將令，請元帥回衙營商，不必逃走。」康和阿自思道：「主上又不肯和，吾豈可獨降哉？」康利曰：「父親速開關而走，吾去擋住敵人。」拍馬來戰。康和阿自料難脫虎口，遂在馬上自刎而亡。康利被伍登活捉而來，去報元帥知道。李靖聞報，同尉遲恭走馬觀之，撫屍而哭曰：「突厥不道，公何自苦如此！」令降卒同康利收屍，葬於北岸山上，以旌其忠烈。軍師、元帥率眾將皆去行禮，番民無不舉哀。

元帥然後入帥府坐定，眾將參見畢，忽軍士報道：「番主與蘇慶桂齎國寶並降表、冊籍，現在北關外，請元帥將令，開關放入。」元帥聽了，歎息道：「突厥之降何遲，康元帥之死何早也。惜乎，惜乎！」李靖曰：「大數有定，人莫能逃。」不一時，蘇慶桂上帳參見禮畢，將國寶並降表、版籍獻上，致突厥之辭：「願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永修臣職。遣陪臣蘇慶桂先求元帥賞令。」尉遲恭曰：「爾主負國不服，亦已多年，罪在不赦。今既省悟，宜補蓋前愆。聞爾主有三子，須遣一子入京侍帝，庶盡臣道。」慶桂曰：「臣主既降，尺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世子入京侍帝，理之當然，敢不從命？」元帥大喜，即令軍士扶起慶桂，賜酒接風。慶桂辭曰：「聞康和阿已死，吾主尚未知，陪臣往弔之，然後覆命。」元帥令木蘭同往。康利見慶桂至，相持大哭。慶桂誅曰：

康和康和，諫君不悟。
被甲枕戈，身殉社稷。
匪若網羅，猗歟休哉。
萬古不磨，所獲良多。

慶桂誅罷，木蘭挽之回營。軍士早已安排酒餚，木蘭與慶桂同飲。慶桂曰：「久聞將軍威名，獲諸葛心法，善佈奇門。陪臣少日，亦學此法，未能深悉其奧，恨勢隔情睽，山川間阻，天各一方，徒深企慕。今見將軍，名如其人，人如其德。」木蘭曰：「庶長休得過譽，末將起起武夫，何須掛口。」慶桂曰：「願將軍不吝，言奇門之略。」木蘭曰：「奇門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。一者太乙，仁德也。象春起之始蒙，由智而生也。二者象，陽生則陰死，陰生而陽滅，乃秋氣之縱橫也。三奇者乙丙丁，日月星之象，照臨萬物，體物而不可遺。萬物無禮則乖，其勢亦猶是也。門者，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八門是也。三奇遊於休、生、景、開則吉，遊於驚、死、傷、杜則凶。故八門陰陽相間以象人，三奇氣清而象天。紫、白、赤、黃、碧、綠、黑，九氣轉旋以象地也。三奇遊於吉門，又遇紫、白吉氣，為上吉；三奇得門而不得吉氣，為中吉；得門得氣不得三奇，為下吉。此外，皆為凶局。」慶桂曰：「三奇之氣，光明多吉。紫白、明暗相參，吉凶易見。至若八門之生死，何所表見？」木蘭曰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

人之大德曰仁，四時之大德曰春，奇門之大德曰甲。奇與門，皆輔甲而行。然甲所畏者，庚殺也。故庚遊於東，與甲相戰，則曰傷門。庚遊於南，則甲旺而庚衰，故曰景門。庚遊於西，則庚旺而甲凶，故曰驚門，曰死門。庚臨於北，則庚氣洩而甲得其養，故曰休門，曰生門，曰開門。」慶桂又問曰：「九氣之說，亦猶是乎？」木蘭曰：「然。」慶桂曰：「九氣之外，又有九星，何也？」木蘭曰：「星者，氣之聚也。氣者，星之散也。甲臨於乾、坎、艮三卦，有乾以制之，坎以養之，艮以培之。名曰師保傅，其氣三白，故曰心，曰蓬，曰任。臨於震曰衝。衝者，和而壯也。甲臨於巽，則比木成林，故曰輔。臨於離，則吐焰生光，曰英。臨於坤、兌，則甲囚謝，曰芮，曰柱。臨於中宮，曰禽。禽者，飛走之物，勤勞也。」慶桂曰：「陪臣向日見康和阿拜帥，占丁奇在巽，又得生門，以為有吉。康和阿今敗而死，何故？」木蘭曰：「丁，星奇者。巽與己同宮。六陽用事，星月無光。雖有吉門，終歸於凶也。」慶桂下席而拜曰：「陪臣，小人也。今聞將軍之言，始知星月之光，不及微微曙色；河水之大，不如漠漠海潮。願與吾主永修邊服。」

再說突厥在都中，聞哨馬報來：「玉門關已失，元帥戰死，康利被捉。」始自悟曰：「吾不聽良臣言，以至如此。」遂設康和阿靈座，致奠曰：

元帥雖死，言猶在耳。

寡人不悟，以致如此。

今從子志，爾躬渺沒。

元帥有靈，來格來食。

突厥祭罷，大哭一陣，文武無不流涕。忽然一陣清風，將香燭滅息，眾皆曰：「元帥，人臣也，不敢受主之祭。」突厥即帶三子並眾臣，來玉門關，執邊臣之禮，以見元帥、軍師。後到康和阿墳前，哭之甚哀，群臣亦向相而哭。尉遲恭留焦文領兵十萬，鎮守玉門關，放額保、保齡、頡和來會突厥。突厥三子：長子曰茂林，次子曰雲表，三子曰英泰。尉遲恭命雲表入朝侍帝，突厥不敢不從。尉遲恭擇日祭二國陣亡將士，哭之情切，悲哀痛惜，突厥亦悲鳴不已。突厥送餉銀十萬，以犒唐軍。又設酒錢行。不表。

再表五狼鎮百姓，聞木蘭欲回，牽牛送酒，來營中羅拜。花子麻送妹子阿珍來營，木蘭一一撫恤。過了數日，中軍炮響，三軍起行，番民哭聲震地。木蘭令鎮民各回，另贈子麻多物。子麻與阿珍相泣而別，突厥送元帥至金牛關而回。自此，北番土地雖屬突厥，兵權卻歸唐將，每歲錢糧平分，故太宗之盛，胡越一家，古今未有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